南史

一五



列傳第四十八　　南史五十八

李延壽

韋叡 兄纂 闡 叡子放 孫粲 放弟正 正子載 鼎 正弟稜 稜弟黯

裴邃 邃子之禮 兄子之高 之高弟之平 子忌 之高弟之橫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世爲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祖征累爲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憕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憕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功業皆

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雖幼獨以廉聞宋永元初表顗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顗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義成郡故免顗之禍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欲還鄉里求爲上庸太守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建鄴人心惶駭西土人謀之叡曰陳雖舊將非高人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眞人殆興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帝見叡甚悅撫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師

剋郢魯平茄湖叡多建策皆見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上
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
以爲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
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
處其上每屋盈滿叡料簡隱䘏咸爲營理百姓賴之梁臺建
徵爲大理武帝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天監二年改封永
昌再遷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魏遣衆來伐叡率州兵擊
走之四年侵魏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
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
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請還授

甲而後戰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魏軍敗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案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曰賊巳至城下方復求軍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古人之義也因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

城於岸守之魏攻陷城乘勝至叡城下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甞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勵衆軍魏兵鑿堤叡親與爭魏軍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起鬭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潰俘獲萬餘所獲軍實無所私焉初胡景略與前軍趙祖悅同軍交惡志相陷害景略一怒自齧其齒齒皆流血叡以將帥不和將致患禍酌酒自勸景略曰且願兩武勿復私鬭故終於此役得無害焉叡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

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墉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有
詔班師去魏軍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
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
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
於鍾離衆兵百萬連城四十餘武帝遣征北將軍曹景宗
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未敢進帝怒詔叡會焉賜以龍
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叡自合肥徑陰陵大澤
過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
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
旬日而至邵陽初帝敕景宗曰韋叡卿鄉望宜善敬之景

宗見叡甚謹帝聞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慮城中危懼乃募軍士言文達洪騏驎等齎敕入城使固城守潛行水底得達東城城中戰守日苦始知有援於是人百其勇魏將楊大眼將萬餘騎來戰大眼以勇冠三軍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彊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殺傷者衆矢貫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英甚憚其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

驚敵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為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為水軍會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鬭艦競發皆臨賊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樹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脫身遁走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猶數十萬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書郎周捨勞軍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

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矣以功進爵爲侯七年遷
左衛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會司州刺史馬仙琕
自北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
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
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
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十三年爲丹楊尹以公事免
十四年爲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叡叡
還爲州雙光道候叡笑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
十頭叡於故舊無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
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徵拜護軍給

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武帝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敏每坐使稜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武帝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敏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佗日普通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未拜卒於家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武帝即日臨哭甚慟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敏雅有曠世之度泣人以愛惠爲本所居必有政績

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竈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於儒者雖臨陣交鋒常緩服乘輿執竹如意以麾進止與裴邃俱爲梁世名將餘人莫及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仕齊位司徒記室特進沈約嘗稱纂於上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闡爲建寧縣所得俸禄百餘萬還家悉委伯父㬭分鄉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叡子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襲封永昌縣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人所稱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揔兵會之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冑又三貫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爾乃免冑下馬據胡牀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遂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伏寶費穆等五萬人來援放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

斬獲略盡禽穆弟超并王偉送建鄴還為太子右衛率中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卒於鎮謚曰宣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穆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比之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為昏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卹之及為北徐州時有貴族請昏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子粲

粲字長倩少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觀甚偉初為雲麾晉安王行參軍後為外兵參軍兼中兵時頴川庾仲

客吳郡張率前輩才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為皇太子粲自記室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領直後襲爵永昌縣侯累遷右衛率領直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累徙常留宿衛頗擅權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衛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大同中帝嘗不豫一日暴劇皇太子以下並入侍疾內外咸云帝崩粲將率宮甲度臺微有喜色問所由那不見辦長梯以為大行幸前殿須長梯以復也帝後聞之怒曰韋粲願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為其主不足推故出為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為久別久之帝復召還為散

騎常侍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安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度江便逼宮闕水陸阻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弟八弟助弟九弟警為前軍粲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先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張軍聲勢移鎮盆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

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世子嗣帥江西之衆赴都屯于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之高遣船度仲禮與粲合軍進屯新林王游苑粲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鋭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

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阻大計燊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爾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燊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燊頓青塘當石頭中路燊慮柵壘未立賊爭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武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

盡就追之此事大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粲
帥所部水陸俱進時昏霧軍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
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
攻軍敗乘勝入營左右高馮牽粲避賊粲不動兵死略盡
遂見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
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内簡文聞之流涕謂御史
中丞蕭愷曰社稷所寄唯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
贈護軍將軍元帝平侯景追謚忠貞子諒以學業爲陳始
興王叔陵所引爲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放弟
正

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善及僧儒爲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昔論者稱焉卒於給事黄門侍郎子載

載字德基少聰慧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應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沈敏有器局仕梁爲尚書三公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爲中書侍郎尋爲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景平歷位琅邪義興太守陳武帝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載所屬縣並陳武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數十

人繫以長鎖令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每發輒中所中皆斃相持數旬陳武帝聞文育軍不利以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并奉梁敬帝敕敕載解兵載得書乃以衆降陳武帝引載恒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帝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令輕兵絕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帝從之永定中位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絶人事

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卒於家戴弟鼎
鼎字超盛少通曉博涉經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
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父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
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昂於
京口戰死鼎負屍出寄于中興寺求棺無所得鼎哀憤慟
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竊異之往視乃新棺也因以
充斂元帝聞之以為精誠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為
戶曹屬累遷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
王遂寄孥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
其代終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媯汭于宛丘

其裔子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
是乎武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
拜黄門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爲聘周使加散騎常侍後
為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貨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
彪問其故荅曰江東王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葬長安期
運將及故破産爾初鼎之聘周也嘗遇隋文帝謂曰觀公
容貌不久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
願深自愛及陳亡驛召入京授上儀同三司待遇甚厚每
公宴鼎恒預焉性簡貴雖爲亡國之臣未嘗俯仰當世時
吏部尚書韋世康兄弟顯貴隋文帝從容謂鼎曰世康與

公遠近對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
族豈忘本也命官給酒肴遣世康請鼎還杜陵鼎乃自楚
大傅孟以下二十餘世並考論昭穆作韋氏譜七卷示之
歡飲十餘日乃還時蘭陵公主寡上為之求夫選親衛柳
述及蕭瑒等以示鼎鼎曰瑒當封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
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我爾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
諸兒誰為嗣位荅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敢
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開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仁
義教道務弘清靜州中有土豪外脩邊幅而內行不軌常
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

徒黨姦謀逗遛其人驚懼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逃亡尋於草中爲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實姦而不殺也乃某寺僧誑妾盜物令奴殺之贓在某處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咸稱其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頃之而卒于長安年七十九正弟稜

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彊記當世士咸就質疑位終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二卷稜弟顗

顗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位太府卿侯景濟江顗屯六

門尋改爲都督城西面諸軍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内亦應之簡文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顥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内初顥爲太僕卿而兄子粲爲左衛率顥以常怏怏謂人曰韋粲已落驊騮前朝廷是能用才不識者頗以此鬭之
裴邃字深明河東聞喜人魏兾州刺史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陽爲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東昏踐祚始安王蕭遥光爲揚州刺史引邃爲參軍遥光敗邃還壽陽會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邃隨衆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魏爲魏郡太

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梁天監初自拔南還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效以為廬江太守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進擊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遷廣陵太守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跡由是左遷始安太守邃志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為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後為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再遷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

刺史復開創屯田数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二匹而已入為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魏軍來援以邃為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邃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鎮合肥四年大軍北侵以邃督征討諸軍事先襲壽陽攻其郛斬門而入一日戰九合為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絕拔還於是邃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邃自為黃袍騎先攻拔狄丘甓城黎漿又署安成馬頭沙陵

等戍明年略地至汝潁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承業河間王元琛出城挑戰遂臨淮歎曰今日不破河間方爲謝玄所笑乃爲四甄以待之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承業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承業奔走閉門不敢復出在軍疾篤命衆軍守備送喪還合肥尋卒贈侍中左衞將軍進爵爲侯謚曰烈遂沈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爲遂不死當大闢土宇

子之禮嗣

之禮字子義美容儀能言玄理爲西豫州刺史母憂去喪

唯食麥飯遼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栢鬱茂范雲廟在三橋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死裴爲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籬門外桐栢凋盡唯遼墓犬牙不入當時異之歷位黄門侍郎武帝設無遮會僊象驚排突陛衛王公皆散唯之禮與散騎常侍臧盾不動帝壯之以之禮爲壯勇將軍北徐州刺史盾兼中領軍將軍之禮卒於少府卿謚曰壯子政承聖中位給事黄門侍郎魏尅江陵隨例入長安

之高字如山遼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遼征討所在立功甚爲遼所器重戎政咸以委

焉壽陽之役遂卒於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仍除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時魏汝陰來附敕之高應接仍除潁州刺史父憂還都起為光遠將軍令討平陰陵盜以為譙州刺史侯景之亂之高為西豫州刺史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張公洲柳仲禮至横江之高遣船舸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元帝遣召之以為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時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傳之悌斬侯景元帝使兼中書舍人黃羅漢報之高之高竟無言直云賊自殺賊非之高所聞元帝深嗟其介

直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謚曰恭子巘官至太子右衛率魏剋江陵力戰死之

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倜儻有志略以軍功封費縣侯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陳文帝初除光祿大夫慈訓宮衛尉並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志天康元年卒謚曰僖子子忌

忌字無畏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稱侯景之亂招集勇力乃隨陳武帝征討及陳武帝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陳武帝遣黃他攻之不能剋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錢唐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

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吳郡陳武帝嘉之表授吳郡太守天嘉五年累遷衛尉卿封東興縣侯及華皎稱兵上流宣帝時爲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揔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宣帝即位改封樂安縣侯歷位都官尚書及吳明徹督衆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人和及明徹進軍彭汴以明徹爲都督與明徹俱進呂梁軍敗見囚于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三之高第十二弟之橫

之橫字如岳少好賓游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

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梁簡
文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爲河東王常侍還直閤將軍侯景
之亂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世子嗣入援臺城
城陷退還合肥侯景遣任約逼晉熙範令之横下援未及
至範薨之横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
要大心襲盆城之横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侯景
之横與兄之高歸元帝位廷尉卿河東內史隨王僧辯拒
侯景景退還東徐州刺史封豫寧侯又隨僧辯破景景東
奔僧辯命之横與杜崱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
僧辯南討斬納將李賢明平之又破武陵王於峽口還除

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魏剋江陵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明攻東關晉安王承制以之横爲徐州刺史都督衆軍出守蘄城之横營壘未周而齊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没贈司空謚曰忠壯子鳳寶嗣

論曰韋裴少年勵操俱以學尚自立晚節驅馳各著功於戎馬觀叡制勝之道謂爲魁梧之傑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跨鞌板輿指麾隱如敵國其器分有在隆名豈虛得乎邃自効邊疆盛績克舉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門子弟各著名節與梁終始克荷隆構將門有將斯言豈曰妄乎

列傳第四十九　　南史五十九

李　延壽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貧常慕司馬長卿梁伯鸞之爲人不事章句之學留情於文章早爲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禮焉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言受金淹被繫獄自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

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
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
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以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
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矜察下
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
進不買聲名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
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
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
以恩光顧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
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

小人固陋坐貽謗鈇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
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
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
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
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甞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
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
上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
爭分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摩骨
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
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

臣之羞史遷下室至如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禄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霑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再遷府主簿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

德景素專擅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進諫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為鎮軍參軍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為建安吳興令及齊高帝輔政聞其才召為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卒受一劍之辱紹終為奔北之虜此所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試為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

能畢力三勝也人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恩無威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桂陽之役朝廷周章詔檄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訖文誥亦辦相府建補記室參軍高帝讓九錫及諸章表皆淹製也齊受禪復爲驃騎豫章王嶷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與司徒左長史檀超共掌其任所爲條例並爲王儉所駁其言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懷所撰十三篇竟無

次序又領東武令參掌詔策後拜中書侍郎王儉嘗謂曰卿年三十五已爲中書侍郎才學如此何憂不至尚書金紫所謂富貴卿自取之但問年壽何如爾淹曰不悟明公見眷之重永明三年兼尚書左丞時襄陽人開古冢得玉鏡及竹簡古書字不可識王僧虔善識字體亦不能諳直云似是科斗書淹以科斗字推之則周宣王之前也簡殆如新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吏今爲南司足以振肅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稱明旨爾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續護軍長史庾

弘遠並以託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內外肅然明帝謂曰自宋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累遷祕書監侍中衞尉卿初淹年十三時孤貧常采薪以養母嘗於樵所得貂蟬一具將鬻以供養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徵也汝才行若此豈長貧賤也可留待得侍中著之至是果如母言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時人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衞尉又副領軍王瑩及梁武至新林

淹微服來奔位相國右長史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封臨沮縣伯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莱耳以疾遷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侯卒武帝爲素服舉哀謚曰憲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既無所用以遺君自爾淹文章躓矣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

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凡所著述自撰爲前後集并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嘗欲爲赤縣經以補山海之闕竟不成子蒍嗣

任昉字彥升樂安博昌人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兄遐字景遠少敦學業家行甚謹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祿大夫始興永明中遐以罪將徙荒裔遙懷名請訴言淚交下齊武帝聞而哀之竟得免遙妻河東裴氏高明有德行嘗晝卧夢有五色采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懷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

幼而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
月儀辭義甚美褚彥回嘗謂遙曰聞卿有令子相為喜之
所謂百不為多一不為少由是聞聲藉甚年十二從叔晷
有知人之量見而稱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昉孝
友純至每侍親疾衣不解帶言與淚并湯藥飲食必先經
口初為奉朝請舉兖州秀才拜太學博士永明初衛將軍
王儉領丹楊尹復引為主簿儉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
為當時無輩曰自傅季友以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
用其入室升堂於是令昉作一文及見曰正得吾腹中之
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几歎曰後世

誰知子定吾文其見知如此後爲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琅邪王融有才儁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怳然自失以父喪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後起齊武帝謂昉伯遐曰聞昉哀瘠過禮使人憂之非直亡卿之寶亦時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進飲食當時勉勵回即歐出昉父遙本性重檳榔以爲常餌臨終嘗求之剖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爲恨遂終身不嘗檳榔遭繼母憂昉先以毀瘠每一慟絕良久乃蘇因廬於墓側以終喪禮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昉素彊壯腰帶甚充服闋後不復可識齊明帝深加器異欲大相擢引爲愛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

東宮書記齊明帝廢鬱林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封宣城郡公使昉具草帝惡其辭斥甚愠昉亦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尤長爲筆頗慕傅亮才思無窮當時公王表奏無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辭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紆意於梅虫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郎謝尚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末爲司徒右長史梁武帝剋建鄴霸府初開以爲驃騎記室參軍專主文翰每制書草沈約輒求同署甞被急召昉出而約在是後文筆約參製焉始梁武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

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帝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以帝善騎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云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蓋爲此也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奉世叔父母不異嚴親事兄嫂恭謹外氏貧闕恒營奉供養祿奉所收四方餉遺皆班之親戚即日便盡性通脫不事儀形喜慍未嘗形於色車服亦不鮮明武帝踐祚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歲荒民散以私奉米豆爲粥活三千餘人時產子者不舉昉嚴其制罪同殺人孕者供其資費濟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餘石昉五分督一餘者悉

原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匹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第目定焉出爲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人便之卒於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無以爲斂遺言不許以新安一物還都雜木爲棺浣衣爲斂闔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歲時祠之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

十九可謂知命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謚曰敬子昉好交結奬進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稱述得其延譽者多見升擢故衣冠貴游莫不多與交好坐上客恒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絜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户曹掾訪其寒温嘗欲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長斷曰與奪自己不欲貽之後人郡有蜜嶺及楊梅舊爲太守所采昉以冒險多物故即時停絶吏人咸以百餘年未之有也爲家誡殷勤甚有條貫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漑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何託其爲士友所推如此昉不事生産

至乃居無室宅時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常自歎曰知我者亦以叔則不知我者亦以叔則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昉聞甚以為病晚節轉好著詩欲以傾沈用事過多屬辭不得流便自爾都下士子慕之轉為穿鑿於是有才盡之談矣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及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時東海王僧孺嘗論之以為過於董生楊子昉樂人之樂憂人之憂虛往實歸忘貧去吝行可以厲風俗義可以厚人倫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見重如此有子東里

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業墜其家聲兄弟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帔練裙道逢平原劉孝標泫然矜之謂曰我當爲卿作計乃著廣絶交論以譏其舊交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絶交論爲是乎爲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彫虎嘯而清風起故氛氳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板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乃匠石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從橫烟

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叙粤謨
訓捶直切絶交遊視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
焉請辯其惑主人听然曰客所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
響張羅沮澤不睹鴻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
蠖屈從道汙隆日月連璧賛亹亹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棣
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
於赤水謨神睿以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懽其愉
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
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
遇逮叔世人訛狙詐飈起溪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

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霑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

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顩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寒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靈大情憂合歡離品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呴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執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鶵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彯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蛇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包苴所入寔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豪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諭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

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視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昭人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跱俊邁聯衡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

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恒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眄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慧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

高山之頂懼與麋鹿同群噭噭然絶其雰濁誠恥之也誠
畏之也到溉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昉撰雜傳二百
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東里位尚
書外兵郎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也魏衛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
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
年員外常侍未拜卒僧孺幼聰慧年五歲便機警初讀孝
經問授者曰此書何所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願
常讀之又有餽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不受曰大人
未見不容先嘗七歲能讀十萬言及長篤愛墳籍家貧常

傭書以養母寫畢諷誦亦了仕齊爲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楊尹召補功曹使撰東宮新記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與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劉孝孫並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夤俱為學林文慧太子欲以爲宮僚乃召入直崇明殿會甍出爲晉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舉士爲始安王遥光所薦除儀曹郎遷書侍御史出爲錢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於竟陵王西邸以文學會友及將之縣昉贈詩曰唯子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

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與言脩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予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勗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梁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待詔文德省出爲南海太守南海俗殺牛曾無限忌僧孺至便禁斷又外國舶物高凉生口歲數至皆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就市回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歎曰昔人爲蜀郡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二歲聲績有聞詔徵將還郡中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至拜中書侍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簿遷

尚書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墜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頃之即眞時武帝制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沈約以下辭人同作帝以僧孺爲工歷少府卿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府州國事初帝問僧孺妾媵之數對曰臣室無傾視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還妾遂懷孕爲王典籤湯道愍所糾逮詣南司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烱猶爲王府記室僧孺乃與烱書以見其意後爲安成王參軍事鎮右中記室參軍僧孺工屬文善楷隸多識古事侍

郎金元起欲注素問訪以砭石僧孺荅曰古人當以石爲鍼必不用鐵說文有此砭字許慎云以石刺病也東山經高氏之山多鍼石郭璞云可以爲砭鍼春秋美疢不如惡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無復佳石故以鐵代之爾轉北中郎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先是尚書令沈約以爲晉咸和初蘇峻作亂文籍無遺後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書並皆詳實並在下省左戶曹前廂謂之晉籍有東西二庫此籍既並精詳寔可寶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人姦互起僞狀巧籍歲月滋廣以至于齊患其不實於是東堂校籍

置郎令史以掌之競行姦貨以新換故昨日早細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隆安在元興之後或以義熙在寧康之前此時無此府此時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稱四五詔書甲子不與長曆相應校籍諸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竊以晉籍所餘宜加寶愛武帝以是留意譜籍州郡多離其罪因詔僧孺改定百家譜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平陽賈弼篤好簿狀乃廣集衆家大搜羣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諸大品略無遺闕藏在祕閣副在左戶及

彌子太宰參軍匪之匪之子長水校尉深世傳其業太保
王弘領軍將軍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犯一人之
諱湛爲選曹始撰百家以助銓序而傷於寡略齊衞將軍
王儉復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陽張等九族
以代鴈門解等九姓其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
數焉普通二年卒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
與沈約任昉家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
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時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譜七百
一十卷百家譜集抄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
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別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虞

羲字士光會稽餘姚人盛有才藻卒於晉安王侍郎丘國賓吳興人以才志不遇著書以譏揚雄蕭文琰蘭陵人丘令楷吳興人江洪濟陽人竟陵王子良嘗夜集學士刻燭爲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爲率文琰曰頓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令楷江洪等共打銅鉢立韻響滅則詩成皆可觀覽劉孝孫彭城人博學通敏而仕多不遂常歎曰古人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徐衡高平人有學行父榮祖位祕書監嘗有罪繫獄旦日原之而髮皓白齊武問其故曰臣思愆於內而髮變於外當時稱之

論曰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觀江任之所以効用蓋亦會其時焉而淹實先覺加之以沈靜昉乃舊恩持之以内行其所以名位自畢各其宜乎僧孺碩學而中年遭躓非爲不遇斯乃窮通之數也

列傳第四十九　　南史五十九

列傳第五十　　南史六十

李延壽

范岫　傅昭 弟映

孔休源　江革 子德藻

徐勉　許懋 子亨

殷鈞 宗人芸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義宋尚書殿中郎本州別駕竟陵王誕反義在城中事平遇誅岫幼而好學早孤事母以孝聞外祖顏延之早相題目以為中外之寶蔡興宗臨荊州引為主簿及蔡將卒以岫貧乏遺

旨賜錢二十萬固辭拒之仕齊爲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
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
而名行爲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
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
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
子博士岫長七尺八寸姿容奇偉永明中魏使至詔妙選
朝士有辭辯者接使於界首故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入
爲尚書左丞丁母憂居喪過禮朝廷頻起並不拜朝廷亮
其哀款得終喪制出爲安成内史創立鈞折行倉公私弘
益徵黄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吏將送一無所納永元末爲

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梁武帝平建鄴承制徵爲尚書吏部郎參大選天監五年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皇太子給扶累遷祠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卒官岫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恒以廉絜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唯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誕誕反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爲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曆

日雍州刺史袁顗見而奇之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而悅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愿乃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時名流通之貽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淸塵誰能嗣及爾遘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楊尹袁粲深見禮辟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昭有其半焉粲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室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爲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

於齊武帝永明初以昭為南郡王侍讀至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宗夬保身而已守正無所參入竟不罹禍明帝踐阼引昭為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拂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尚書左丞梁武帝素重昭梁臺建以為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真歷位左户尚書安成内史郡自宋來兵亂相接府舍稱凶每昏旦聞人鬼相觸在任者鮮以吉終及昭至有人夜見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

騰虛而去有頃風雨擲至飄郡聽事入隍中自是郡遂無患咸以昭貞正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郡多猛獸爲害常設檻穽昭曰人不害猛獸猛獸亦不害人乃命去檻穽猛獸竟不爲害歷秘書監太常卿遷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嘗餉栗置絹于薄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五年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衰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

來宦官薄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世稱爲學府
性尤篤慎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昭召其子曰食之
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闇室類
皆如此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卒謚曰貞
長子諝位尚書郎湘東王外兵參軍諝子準有文才梁宣
帝時位度支尚書昭弟昳字徽遠三歲而孤兄弟友睦脩
身勵行非禮不動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懽日
暮不反昳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候接同乘而
歸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昳䘮之如父年
踰七十哀感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輙慟天監中位烏程令

卒於太中大夫子弘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晉尚書沖之八世孫沖即開府儀同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遥之宋尚書水部郎父佩齊通直郎休源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為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驎士受經略通大義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準的也觀此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為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為太學博士當時以為美選休源初到都寓於宗人少府孔登曾以

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覿清顏頓祛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備水陸之品雲駐筋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倉米飯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武帝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諳練故事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武帝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

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平反辯析時罕冤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帝常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後爲尚書左丞彈肅禮闈雅允朝望時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並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再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憚之後爲晉安王長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帝謂曰荆州捴上流衝要義高分陜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始興王憺代鎮荆州復爲憺府長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績平心

決斷請託弗行帝深嘉之歷祕書監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蕃甚得人譽王深相倚杖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歷都官尚書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武帝與羣臣議代居州任者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寔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事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在州晝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

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筆奏決於休源前休源怡然無愧時人名爲兼天子四年卒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帝爲之流涕顧謂舉曰孔休源居職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隕没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彊直臣竊爲陛下惜之謚曰貞子休源風範彊正明練政體常以天下爲己任武帝深委杖之累居顯職性縝密未嘗言禁中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練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童頗有父風位東揚州别駕少子宗範聰敏有識度位中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都水使者尚書金

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孝行以毋憂毀卒華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第四弟觀同生少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力不倦十六喪毋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大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融吏部郎謝朓雅相欽重朓甞行還過候華時大寒雪見華弊絮單席而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割半氊與華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引爲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薦華諧之方貢琅邪王況便以華代之僕射江祏深相引接

柘爲太子詹事啓華爲丞柘時權傾朝右以華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皆委以具華防杜形迹外人不知柘誅賓客皆罹其罪華獨以智免除尚書駕部郎中興元年梁武帝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拒義不從華製書與昂於坐立成辭義典雅帝深賞歎之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爲雍州刺史表求管記以華爲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求同行以觀爲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與華書云比聞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途次江夏觀卒華在雍州爲府王所

禮款若布衣後爲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爲政明肅豪
彊憚之歷中書舍人尚書左丞晉安王長史尋陽太守行
江州府事徙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爲屬城
所憚時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華以正直自居不與典
籤趙道智坐道智因還都啓事面諫華隨事好酒以琅邪
王曇聰代爲行事南州士庶爲之語曰故人不道智新人
佞散騎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還御史中丞彈奏豪權
一無所避後爲鎭北豫章王長史廣陵太守時魏徐州刺
史元法僧降附華被敕隨府王鎭彭城城既失守華素不
便馬汎舟而還途經下邳爲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安豐

王延明聞華才名厚加接待華稱腳疾不拜延明將害之見華辭色嚴正更加敬重時祖暅同被拘繫延明使暅作欹器漏刻銘華唾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荅乃爲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乃令華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華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將加箠朴華厲色曰江革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爲幸誓不爲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會魏帝請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華及祖暅還朝上大宴舉酒勸華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對曰臣行年六十死不爲夭豈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見蘇武之節於是以爲太尉臨川王長

史時帝惑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華精信因果而帝未
知謂華不奉佛法乃賜華覺意詩五百字云唯當勤精進
自彊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因以此告華及諸貴
遊又手敕曰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明邪華
因乞受菩薩戒時武陵王紀在東州頗驕縱上以臧盾性
弱不能匡正召華慰遣乃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
州事華門生故吏家多在東聞華應至並賫持緣道迎候
華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筐篚至鎮唯資公俸食
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華分判辯析曾無疑滯人
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爲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

解府王憚之每侍讌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
籤沈熾文以王所制詩呈武帝帝謂僕射徐勉曰革果稱
職乃除都官尚書將還贈遺一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
並不納唯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卧或請濟江
徙重物以迮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
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時境內荒儉劫盜公行革至
郡唯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革乃省游
軍尉百姓逾恐革乃廣施恩惠盜賊靜息武陵王出鎮江
州乃曰我得江革文得革清貧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
乃表革同行除南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爲度支尚書好

獎進閭閻爲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華性彊直每朝宴恒有褒貶以此爲權貴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優游閑放以文酒自娛卒謚曰彊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華歷官八府長史四王行事三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時以此高之長子敏早卒次子德藻

德藻字德藻好學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涉獵經籍善屬文仕梁爲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及陳武帝受禪爲祕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

天嘉中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里記三卷還除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後自求宰縣補新渝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卒於官文帝贈散騎常侍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位尚書右丞德藻弟從簡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調以刺何敬容為當時所賞位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痛之

徐勉字脩仁東海郯人也祖長宗宋武帝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為文見稱耆宿及長好學宗人孝嗣見之歎曰此所

謂人中之騏驥必能致千里又嘗謂諸子曰此人師也爾等則而行之年十八召爲國子生便下帷專學精力無怠同時儕輩肅而敬之祭酒王儉每見常目送之曰此子非常器也每稱有宰輔之量射策甲科起家王國侍郎補太學博士時每有議定勉理證明允莫能貶奪同官咸取則焉遷臨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參軍俄徙署都曹時琅邪王融一時才儁特相慕悅嘗請交焉勉謂所親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敝衣裾融後果陷於法以此見推識鑒累遷領軍長史初與長沙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賞之及武帝兵至建鄴勉於新林謁見帝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帝即

位拜中書侍郎進領中書通事舍人直内省遷臨川王後軍諮議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為稱職天監三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避其諱嘗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荅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服其無私天監初官名互

有省置勉撰立選簿奏之有詔施用其制開九品爲十八班自是貪冒尚進者以財貨取通守道淪退者以貧寒見没矣後爲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講孝經臨川王宏尚書令沈約備二傅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爲執經王瑩張稷柳憕王暕爲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人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弗許然後就焉舊揚徐首迎主簿盡選國華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選首帝敕之曰卿寒士而子與王志子同迎偃王以來未之有也勉恥以其先爲戲荅旨不恭由是左遷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

後爲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䟽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頃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朞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絶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没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不緩其告斂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其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又除尚書僕射

中衛將軍勉以舊恩繼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衛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泄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齊世王儉居職已後莫有逮者朝儀國典昏冠吉凶勉皆預圖議初勉受詔知撰五禮普通六年功畢表上之曰夫禮以安上化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

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昏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脩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旣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滅學埽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及東京曹襃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旣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典用盡於帷蓋至乎晉氏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旣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光天改物撥亂惟

武經俗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脩五禮諮稟衛將軍丹楊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制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遺文散逸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集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時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

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寔宜以時脩定以爲永準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事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右丞何佟之揔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鎮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

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鎮軍將軍丹楊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揔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歳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則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

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

益質文相变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寔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慙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閲其條章靡不該備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詔有司案以遵行尋加中書令勉以疾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患脚轉劇久闕朝覲固求陳解詔許疾差還省勉雖居顯職不營産業家無畜積奉祿分贍親族之貧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荅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不才終為

佗有嘗為書戒其子崧曰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門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爾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籝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寔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承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開營小園者非存播藝以要利政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

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爲宅儻獲懸車致事寔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昏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劃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爾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爲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存廣大唯功德處小以爲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脩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爲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輟郊間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

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荇茷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事意所至爾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直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外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湖熟田地甚為舄鹵彌復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

寢立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内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霑之諸女爾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閒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政謂為家以來不事資產暨立墅舍似有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單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

美景文案間隙負杖躡履逍遥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兹以後吾不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豈如之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過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苦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算擇後宫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勉因此頗好聲酒祿奉之外月別給錢十萬信遇之深故無與匹中大通

中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禄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
佐史扶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宫參問冠蓋結轍有敕每
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及卒
帝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殯贈右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皇太子亦舉哀朝堂有司奏謚居敬行簡曰簡帝益執
心決斷曰肅因謚簡肅公勉雖骨鯁不及范雲亦不阿意
苟合後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稱范徐云善屬文
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常以起居注煩雜乃撰爲流
别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三
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

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五十卷又爲人章表集十卷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立碑於墓焉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位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俄遷晉安內史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也五世祖詢晉徵士祖珪宋給事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爲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坐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

於時尤明故事稱爲儀注學起家後爲豫章王行參軍轉
法曹舉秀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
召之侍講於崇明殿後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
僕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爲經史笥梁天監初吏部尚書范
雲舉爕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參軍兼著作郎待
詔文德省時有請會稽封禪者武帝因集儒學士草封禪
儀將行焉爕建議獨以爲不可帝見其議嘉納之由是遂
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凡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爲始
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
皇太子召與諸儒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撰

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亨
亨字亨道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群書多識前代舊
事甚為南陽劉之遴所重梁太清初為西中郎記室兼太
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至引為諮議
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素聞其名召為儀同從事中郎遷
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政朝務一以委
之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陳武帝受禪為太中大
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
子顗晃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
請葬之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

樞皆改變焉光大中宣帝入輔以䂮貞正有古人風甚相
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宣帝宣帝問䂮䂮
勸勿奉詔宣帝即位拜衛尉卿卒於官䂮初撰齊書并志
五十卷遇亂亡失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
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位尚書度支侍郎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晉荆州刺史仲堪五世孫也曾
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誅元素娶尚書僕射琅邪王
僧朗女生子寧早卒寧遺腹生子叡亦當從戮僧朗啓孝
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辯司徒褚彥回甚重之謂曰諸殷自
荆州以來無出卿叡斂容荅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

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仕齊歷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琅邪王奐女奐爲雍州刺史啓叡爲府長史奐誅叡亦見害鈞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游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鄉范雲樂安任昉並稱美之梁武帝與叡少故舊以女永興公主妻鈞拜駙馬都尉歷祕書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録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列爲品目累遷侍中東宮學士自宋齊以來公主多驕淫無行永興主加以險虐鈞形貌短小爲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滿壁爲殺叡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鈞不勝怒而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背然

猶恨鈞自侍中出爲王府諮議後爲明威將軍臨川内史鈞體羸多疾閉閤卧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所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爲善人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誠喻服闋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宫政領中庶子後爲國子祭酒卒謚貞二子構渥鈞宗人芸

芸字灌蔬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游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天監中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後直東宫學士省卒

論曰范懋賔之德美傳茂遠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映之彊直並加之以學植飾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時主豈徒然哉徐勉少而勵志發憤忘食脩身慎行運屬興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輔提衡端執時無異議爲梁氏宗臣信爲美矣許懋業藝以經笥見推尋懷道好古以博覽歸譽其所以折議封禪求葬僧辯正直存焉豈唯文義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鈞德業自居又加之以政績文質斌斌亦足稱也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一

李　延壽

陳伯之　　陳慶之子昕 暄

蘭欽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曰楚子莫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苦田主將執之因拔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爲劫盜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臥下榻征伐常將自隨

頻以戰功累遷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梁武起兵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轉江州㨿尋陽以拒梁武郢城平武帝使說伯之即以為江州刺史子武牙為徐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帝及其猶豫逼之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與衆軍俱下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帝疑其復懷翻覆會東昏將鄭伯倫降帝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須卿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伯之大懼自是無異志矣城平封豐城縣公遣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决於主

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績求與人戴承忠並有舊績經藏伯
之息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績爲别駕承忠爲記室
參軍河南褚緭都下之薄行者武帝即位頻造尚書范雲
雲不好緭堅拒之緭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
下悉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喪亂未可知陳
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之意且復熒惑守
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減作河南
郡於是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
朱龍符爲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伯之子武
牙時爲直閤將軍武帝手疏龍符罪親付武牙武牙封示

伯之帝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曰龍符健兒鄧繕在事有績臺所遣別駕請以為中從事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無復器仗三倉無米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緒承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啓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武帝敕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以死報使緒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歃長史以下次第歃緒說伯之今舉大事宜引人望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

人身不惡可召爲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緭爲尋陽太守承忠輔義將軍龍符豫州刺史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爲内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臥左右仗身皆休息元沖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聞呌自率出盪元沖力不能敵走逃廬山伯之遣使還報武牙兄弟武牙等走盱台盱台人徐文安莊興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武帝遣王茂討伯之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武牙及褚緭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禄大夫曲江

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北侵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毛羽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時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内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蹷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録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此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昔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代夫

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呑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堂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當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號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係頸蠻邸縣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

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辮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人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伯之得書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降武牙爲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爲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未之任復爲驍騎將軍又爲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緭在魏

魏人欲用之魏元會絹戲爲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爲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而死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隨從梁武帝帝性好棊每從夜至旦不輟等輩皆寐唯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恒思立效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十萬來拒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

千覿兵近境慶之擊破之後豫章王棄軍奔魏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獲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揔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拔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閤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常山王元昭等東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韋放曰賊鋒必是輕鋭戰捷不足爲功如不利沮我軍勢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須挫其氣必無不敗之理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還共諸將連營西進據濄陽城與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數十百戰師老氣

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退
慶之杖節軍門曰須虜圍合然後與戰若欲班師慶之別
有密敕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陷
其四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攻之遂奔潰斬
獲略盡渦水咽流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
頓城父武帝嘉焉手詔慰勉之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來
降武帝以慶之爲假節飈勇將軍送顥還北顥於渙水即
魏帝號授慶之前軍大都督自銍縣進遂至睢陽魏將丘
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壘以拒慶之自旦至中攻陷其三
大千乃退時魏濟陰王元徽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

梁宋進屯考城慶之攻陷其城禽徽業仍趣大梁顥進慶之徐州刺史武都郡王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等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七萬據滎陽拒顥兵強城固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爾朱兆騎將魯安等援楊昱又遣右僕射爾朱世隆西荆州刺史王羆據虎牢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喻衆曰我等纔有七千賊衆四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須平其城壘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精兵三千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天穆兆單騎獲免進赴虎牢爾朱世隆棄城

走魏孝莊出居河北其臨淮王彧安豐王延明率百僚備
法駕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車騎
大將軍魏上黨王元天穆又攻拔大梁分遣王老生費穆
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降天穆與十
餘騎北度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中謠
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洛陽
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魏莊帝單騎
度河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不復視事
與安豐臨淮計將背梁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慶之
心知之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宜啓天子更請

精兵并勒諸州有南人没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説顥曰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难制今更增其衆寧肯為用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疑慶之乃密啓武帝停軍洛下南人不出一萬魏人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勲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魏將爾朱榮爾朱世隆元天穆爾朱兆等衆號百萬挾魏帝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歸魏慶之度河守北中郎城三日十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還時有善天

文人劉靈助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爲栰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被禽洛陽復入魏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爲沙門間行至豫州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侯出爲北兗州刺史都督緣淮諸軍事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攻陷北徐州詔慶之討焉慶之斬伯龍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南北司二州刺史加都督慶之至鎮遂圍縣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

城罷義陽鎮兵停水轉運江湘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攻下楚州執刺史桓和景仍進軍淮上慶之破之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是歲豫州飢慶之開倉振給多所全濟州人李昇等八百人表求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卒謚曰武慶之性祗慎每奉詔敕必洗沐拜受儉素不衣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梁世寒門達者唯慶之與俞藥藥初爲武帝左右帝謂曰俞氏無先賢世人云俞錢非君子所宜改姓喻藥曰當令姓自於臣歷位雲旗將軍

安州刺史

慶之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遇疾還都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事昕聚土畫城指麾分別异甚奇之慶之在縣瓠魏驍將堯雄子寶樂特爲敢勇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潰散後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採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虜必濟乃板昕爲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度江爲景所禽令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桃棒許之遂立盟射城中遣昕夜縋而

入武帝大喜敕即受降簡文遲疑累日不決外事泄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不從遂見害

少弟暄學不師受文才俊逸尤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諠譊過差非度其兄子秀常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曰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蒲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夭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

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歸然翻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産不異於顔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酒為過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厮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憒焉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悚

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没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槽丘吾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暄以落魄不爲中正所品久不得調陳太康中徐陵爲吏部尚書精簡人物縉紳之士皆嚮慕焉暄以玉帽簪插髻紅絲布裹頭袍拂踝靴至膝不陳爵里直上陵坐陵不之識命吏持下暄徐步而出舉止自若竟無怍容作書謗陵陵甚病之後主之在東宮引爲學士及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

義陽王叔達尚書孔範度支尚書袁權侍中王瑳金紫光祿大夫陳褎御史中丞沈瓘散騎常侍王儀等恒入禁中陪侍游宴謂為狎客暄素通脫以俳優自居文章諧謬語言不節後主甚親昵而輕侮之嘗倒縣于梁臨之以刃命使作賦仍限以晷刻暄援筆即成不以為病而傲弄轉甚後主稍不能容後遂摶艾為帽加于其首火以爇之然及於髮垂泣求哀聲聞于外而弗之釋會衛尉卿柳莊在坐遽起撤之拜謝曰陳暄無罪臣恐陛下有罰人之失輒矯赦之造次之愆伏待刑憲後主素重莊意稍解敕引暄出命莊就坐經數日暄發悸而死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幼而果決趫捷過人宋末隨父子雲在洛陽恒於市騙橐駞後子雲還南梁天監中以軍功至冀州刺史欽兼文德主帥征南中五郡諸洞反者所至皆平欽有謀略勇決善戰步行日二百里勇武過人善撫馭得人死力以軍功封安懷縣男累遷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進爵為侯征梁漢事平進號智武將軍改授都督衡州刺史未及述職會西魏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瑤來請救欽乃大破魏軍追入斜谷斬獲略盡魏相安定公遣致馬二千疋請結鄰好欽百日之中再破魏軍威振鄰國詔加散騎常侍仍令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

弟並禽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在州有惠政吏人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後爲廣州刺史前刺史新渝侯映之薨南安侯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廚人塗刀以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爵土欽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景兵敗死之

論曰陳伯之雖輕狡爲心而勇勁自立其累至爵位蓋有由焉及喪亂既平去就不已卒得其死亦爲幸哉慶之初同燕雀之游終懷鴻鵠之志及乎一見任委長驅伊洛前無強陣攻靡堅城雖南風不競晚致傾覆其所剋捷亦足

稱之蘭欽戰有先鳴位非虛受終逢鴆毒唯命也夫

列傳第五十一　南史六十一